

# 加西亚家的女孩 不再带口音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

🍃 (美国)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 著 林文静 译



# 加西亚家的女孩 不再带口音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

(美国)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 著 林文静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 / (美)阿尔瓦雷斯 (Alvarez, J.) 著,  
林文静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5

(阿尔瓦雷斯作品)

书名原文: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

ISBN 978-7-5447-1320-7

I. ①加… II. ①阿…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2684号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 by Julia Alvarez

Copyright © 1991 by Julia Alvarez

Some of these stories have appeared, in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s,  
in The Caribbean Writer, The Greensboro Review, Third Woman, The Syracuse  
Scholar, Outlooks and Insights (St. Martin's Press, 1983),  
Untold Alliances (Cleis Press, 1989), The Writer's Craft (Scott, Foresman Co.  
1986, 1989), Heresies, the new relationship,

An American Christmas (Peachtree, 1986), M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a division of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New Yor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307号

|       |                                      |
|-------|--------------------------------------|
| 书 名   | 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                         |
| 作 者   | [美国]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                       |
| 译 者   | 林文静                                  |
| 责任编辑  | 彭 波                                  |
| 装帧设计  | 赵 瑾                                  |
| 原文出版  |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2010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br>译林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电子邮箱  | yilin@yilin.com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yilin.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8.3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176千                                 |
| 版 次   |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1320-7               |
| 定 价   | 36.00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目 录

## 第一部

心中的渴望 /3

亲吻 /21

四个小闺女 /35

乔 /60

有关鲁迪·埃尔门赫斯特的故事 /78

## 第二部

定期发生的革命 /97

发明之女 /122

非法入侵 /137

雪 /150

歌舞表演 /152

## 第三部

西班牙征服者的血统 /175

人体 /201

静物 /213

来自美国的一个惊喜 /228

鼓 /245

我的英语 /259

## 第一部

1989—1972



## 心中的渴望

---

约兰达

上了年纪的舅妈们懒洋洋地坐在白色柳条扶手椅上，忽而展开扇子，忽而刷的一声把扇子合上。约兰达上一次返岛是五年前，现在除了又多了几位身穿灰色或黑色寡妇服的舅妈之外，这些老太太们好像没什么变化。

表妹们围坐在四周不那么舒适的餐椅上，她们有的穿草绿色连裤衫，有的穿紧身棉布裙，五彩斑斓。

蛋糕就放在餐桌上，小孩子们围在一起，吵着要哪一块。大人对他们的吵闹感到厌烦时，坐在露台远处的保姆们就会过来把他们一个个叫走。这些保姆都穿着浆洗过的白色制服。

大家到门口欢迎她之前，约兰达就知道她们会怎么说她：穿着一条破旧的黑色棉布裙、一件破旧的纯棉上衣、一双凉鞋，乱蓬蓬的黑发就用一根橡皮筋绑在脑后。像个传教士——表姐妹们会这么说——如同维和部队里的女孩，奋不顾身地满世界去做善事。

一个女仆从厨房向客厅偷看。她身材瘦削，皮肤呈棕色，身

穿黑色制服，是厨房的帮手。这个女仆扎了一头小辫，在头上盘起来并用发夹别住。“卡门太太，”她叫的是这次招待约兰达的舅妈，“这里没有火柴。胡斯托去露辛达太太家取了。”

“上帝啊<sup>1</sup>，伊卢米娜达，”卡门舅妈责备道，“你们一整天都在瞎忙什么？”

女仆低头盯着身前交叉的双手，这姿势让约兰达想起一本书里的插画：那是写给文艺复兴时期的演员们看的。女仆交叉的双手就是书上某幅画里的经典姿势。那幅画旁边注着“请求的姿势”：两手在胸前交叉，靠近心房，同样交叉的双手代表一名男子向他的爱人乞求宽恕。

大伙看到约兰达了。表妹露辛达带头唱了一首欢迎歌，孩子们也跟着一起唱，但唱跑调了。“美国小姐，欢迎你的到来！”约兰达皱起眉头，夸张地呻吟起来。当欢迎歌唱得差不多了，大家就一起拥上前拥抱约兰达，亲吻她，还有一两个小男孩装模作样地踢了几脚。

“你看起来很糟糕，”露辛达说，“太瘦了，头发也该修剪了。我这么说只是对事不对人。”露辛达向来直言不讳。她穿着名牌套装，头发吹得很蓬松，还用发胶定了型。露辛达看起来就像多米尼加某本杂志上的模特，但那副样子总让约兰达想到应召女郎。

“点蜡烛，点蜡烛！”小孩们嚷嚷着，像唱歌一样。

卡门舅妈双手高举，毫无疑问她这个姿势是从某个牧师朋友那里学来的。“那个小女仆把火柴给忘了。”

---

1 原文是西班牙语：Por Dios。小说中出现的西班牙语皆译成中文，并在注释中标出原文。——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那些帮工！一天比一天糟糕。”弗洛尔舅妈对约兰达说，并露出她那著名的微笑。表姐妹都称她们的弗洛尔舅妈为“政客”。因为不管遇到什么情形，她都能那样微笑。据说有一次，在一场不知是谁发动的革命中，一位年轻激进的叔叔和他的妻子半夜跑到弗洛尔舅妈家避难。弗洛尔舅妈就以那样的微笑在门口迎接他们：“你们来串门真令人高兴啊！”

“让我告诉你我家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弗洛尔舅妈继续说，“我家的司机昨天开车送我去参加九日祭<sup>1</sup>。突然，那车猛地往前一颠，熄火了，就停在了大街上。我立马警觉起来，你知道，一辆大轿车在大学贫民区抛锚，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我说：车停啦，这是怎么回事？司机挠了挠头说：我不知道，弗洛尔太太。有位好心人停下来帮忙检查了一遍，说：啊，夫人，你的车没油了。没油了！你能想象吗？”弗洛尔舅妈朝约兰达摇了摇头。“作为司机却不知道给车加满油！欢迎你回到这个小岛来！”她咧开嘴笑了，忽地打开扇子，扇面上那些美丽的鸟儿正展着银翅。

其中一个小女孩轻轻地拉着约兰达把她带到放蛋糕的餐桌旁，餐桌上铺着过节时用的白色花边桌布，还摆有浆洗过的餐巾。看到蛋糕呈多米尼加岛的形状，约兰达呆住了。“这是妈妈的主意。”露辛达的女儿解释说，笑容满面。

“我们要在整只蛋糕上点满蜡烛。”另外一个小女孩补充说。她长得和约兰达的某个表姐妹出奇地像。一定是卡门西塔的女儿。

“不是整只蛋糕，”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孩纠正她说，“只是在大城市上方点蜡烛。”

---

1 天主教教徒连续九天的祷告。

“在整只蛋糕上点！”卡门西塔的化身坚持道，“是不是这样？妈妈，是不是在整只蛋糕上点蜡烛？”她问一个妇人。看到那个女子上了年纪的面孔，约兰达反倒一时认不出她是谁。

“卡门西塔！”约兰达喊出声，“我先前没认出你。”

“我老了，却没变得睿智。”卡门西塔会用英语说俏皮话，她曾经在美国的寄宿学校读过两三年书。只有男孩才能留下来念大学。卡门西塔接着用西班牙语说：“我们想以小岛形状的蛋糕欢迎你回来！”

“五根蜡烛，”露辛达数了数，“每根蜡烛代表你在外的一年！”

“是代表五大城市。”那个“万事通”男孩喊道。

“不对！”他妹妹反驳说。他们的母亲弯下腰来和他们商量。

约兰达跟舅妈、表姐妹们坐下等女仆取火柴归来。露台外面的墙上爬满修剪过的三角梅，傍晚的阳光从三角梅中穿过，越过棚顶，洒向紫的、红的花儿。卡门舅妈家的露台是家族聚会的地方。她是家族头人的遗孀，所以她家的房子最大。露台外面是精心打理过的花园，碎石小径在园中分岔。吃完蛋糕、喝完咖啡之后，表姐妹们将分头从不同的小径回各自的家。在那里她们将督导厨子们为丈夫准备晚餐。丈夫们玩够了就成群结队地回家。有一次，一个表弟吹牛说晚饭前的这一小时应该称为泡妞时间。他倒是乐意向约兰达解释，在这个时间段，随便哪个多米尼加男子在回家见老婆的途中都会先去情妇家。

“五年了，”卡门舅妈说，又叹了口气，“这次我们得好好宠一宠她。”——舅妈歪了歪头，表示已经跟其他舅妈及表姐妹合

谋好了——“这样她就不会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了。”

“这可不太好，”弗洛尔舅妈说，“你们四个女孩到那儿后都变了。”她微笑着，下巴往上抬了抬。

“你们四个女孩现在可好？”露辛达问，眼睛眨了眨。年少的时候每次暑假来多米尼加，约兰达四姐妹都会跟岛上的表姐妹们讲她们在美国的冒险故事，让她们好好惊讶一番。

约兰达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向大家汇报情况。每次她想学英语就被责备：“讲西班牙语！”<sup>1</sup>再说几句，就能更流利地说西班牙语了，老太太们坚持道。是的，可是等回到美国，她就会发现自己突然不知道怎么用英语说某个词，或者像她母亲一样，讲英语的时候夹杂些常用的西班牙语词汇。然而这次，约兰达不太确定自己会不会再回美国。不过这是个秘密。

“确切地告诉我们，你待在这儿的这段时间想要做些什么。”加芙列拉说，她是蒙丁的俏媳妇。蒙丁是家族王子。加芙列拉肤色泛白，眼睛如同浪漫爱情片中女主角的一般黑，这样的面孔又令约兰达想起那个双手交叉在胸前的情人。但是，加芙列拉更令人眼前一亮，人也直率。“如果你自己没什么计划，相信我，你会收到很多无法拒绝的邀请。”

“任何一个小小的 *antojo*<sup>2</sup> 都要告诉我们！”卡门舅妈赞成道。

“什么是 *antojo*？”约兰达问。

看吧！舅妈们说得没错。离开多米尼加这么多年，她快把西班牙语忘光了。

---

1 原文是西班牙语：En español!

2 《美洲西班牙语词典》的解释：墨西哥人用语，指首都以外地区的风味小吃。*antojo*的形容词是*antojoso*，意为“随心所欲的、任性的”。

“事实上，这个词不太好解释。”卡门舅妈和其他舅妈交换了一下眼神，像是在彼此试探——怎么解释呢？“antojo就好比你不吃某种东西不可的那种渴望。”

加芙列拉鼓起脸颊说：“卡路里。”

Antojo，其中一位年长的舅妈继续解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西班牙语词汇。“你们的美利坚共和国还没成立前就存在的一个词，”她尖锐地补充说，“事实上，在乡下，你会发现有些村民仍然在用这个词，而且用的是它最初的含义。阿尔塔格拉夏！”她朝坐在露台另一边的一个女仆喊道。一个瘦小的老妪朝她们走来，她的头发在脑后紧紧地挽了一个髻。大家让她给约兰达解释什么是antojo。她把棕色的双手伸入制服的口袋里。

“你们知道的<sup>1</sup>。”阿尔塔格拉夏小声地说。你们应该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快点嘛，阿尔塔格拉夏。”她的女主人催促道。

女仆遵从命令。“在我们乡下老家，说某人有一个antojo，意思是某位圣人渴望什么，使得他或她也跟着渴望什么。”

阿尔塔格拉夏退了下去，见女主人没再叫她，便转身走到椅子旁边。

“那我就告诉你们，五年之后我的圣人渴望什么吧，”约兰达说，“我特别想吃番石榴。也许这几天我去北边的时候能摘到一些。”

“你自己摘？”卡门舅妈一想到这就摇了摇头。

“这里可不是美国，”弗洛尔舅妈说，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在多米尼加没有女子会单独出行。特别是在如今的世道。”

---

1 原文是西班牙语：U'te que sabe。

“她不会有事的，”加芙列拉用冷静而具权威的口吻说，“你要是借我们的车，蒙丁也能跟着去。”

“加布！”露辛达翻了翻白眼，“你是不是疯了？事态都发展到这地步了，还要开沃尔沃！”

加芙列拉举起双手。“好吧！好吧！我们家还有辆达特桑。”

“我不想让人跟着。”约兰达说。她静静地坐下，希望自己最终学会让人生摆脱传统的约束，就让那些巨浪般的规矩翻滚而去、撞击在别的海岸上吧——让别的女子循规蹈矩好了。她想做的事总是遭到诸多反对，现在她打算起来反抗。从眼角她瞥见伊卢米娜达端了一只银质小盘走了进来，盘子上放了一盒火柴。“我搭公共汽车去。”

“公共汽车！”所有人都开怀大笑。小孩们也上前凑热闹。

“约兰达，亲爱的，你在美国待得太久了，”露辛达戏谑道，“你还不明白吗？”她大笑道，“悠悠爬上一辆公共汽车，和一群带着斗鸡、公羊还有猪的农民们挤在一起！”

大家又是摇头又是哈哈大笑。

“我能照顾好自己，”约兰达让她们放心，“但你们不断提到的其他麻烦事是指什么？”

“别听她们瞎说。”加芙列拉挥了挥手，像是为了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她的手指又长又细，结婚戒指和订婚戒指绞在一起成为一枚粗大的戒指。“这样更方便。”她曾经解释说，并把戒指递给约兰达试戴。

“最近发生了一些小事。”卡门舅妈语气虽轻却不容反驳。她毕竟是家族的头人。

露台通往后花园，一个私家保安从那儿经过，身上的武器叮

当作响，仿佛是在证实卡门舅妈的话。保安穿了件仿军装的土黄色制服，一支枪挎在肩上。如果约兰达没记错的话，曾经有一座高墙围着家族的整个院落。幼时的她相信这堵墙是用来抵御海水的，因为家族宅院都建在山坡上，万一遇上飓风，海水能涨到山坡那么高。

“世道变得不太平喽。”弗洛尔舅妈再次灿烂地笑了。在那本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表演的书里，这样的怪笑也许会被加以这样的说明：“那位夫人被困在无法逃避的微笑中。”“你可知道，有关山里游击队的传言？”

加芙列拉皱了皱鼻子。“蒙丁说传言不过是传言。”

伊卢米娜达蹑手蹑脚地走到一圈人外头，把火柴递给她的女主人。露台的光线渐渐变暗，约兰达无法看到她那深色面容上的表情。

卡门舅妈站了起来，走向蛋糕。她开始点蜡烛，把用过的火柴放在伊卢米娜达拿来的盘子上。一根给圣多明戈，一根给圣地亚哥，一根给普拉塔港。孩子们请求为剩下的城市点蜡烛，但卡门舅妈说不行，因为他们会把蜡烛吹灭，然后当然啦，把蛋糕给吃了。点蜡烛是大人做的事。当蜡烛全部点燃，所有的表姐妹、舅妈和孩子们围在一起，用《生日歌》的调子唱起一首激昂的《欢迎你回来》<sup>1</sup>。

约兰达凝视着蛋糕。烛光映射出她所经城市的路线，从城市的北边穿过大山再到海岸。她身子往前一探，闭上了眼睛。她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很难从中挑选出一个愿望。自从和家人离开多米尼加后，她的人生度过了二十九个春秋，这一路上有太多的

---

1 原文是西班牙语：Bienvenida a ti。

站点。她和姐妹们过着波澜起伏的生活——婚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家庭、工作，这当中有许多的错误转角。但是看看她的表姐妹们，家庭稳定，在家中享有权威。就让多米尼加成为我的家园吧，约兰达许愿。她头脑中浮现女仆们的样子，她们待在露台的尽头安静又神秘，阿尔塔格拉夏的双手放在大腿上。

等她睁开眼睛，准备吹灭蜡烛时，十几个小孩已经每人一小口气吹灭了所有的蜡烛。突然一阵掌声响起。沿着几个城市切开蛋糕的时候又引发了一场小争论。露辛达的两个小男孩想要圣地亚哥那一块，因为他们上周末刚去那里滑翔。露辛达的女儿和卡门西塔的女儿争着要首都的那块蛋糕，因为那是她们出生的地方。但其中一个女孩同意，如果她能得到拉罗马纳的那块就让出首都的那块，因为她家在拉罗马纳有一栋度假海景房。但是，当然了，拉罗马纳已经被弗洛尔舅妈的教女要了，她患有哮喘病，大伙得让着她。露辛达因为在一群吵闹的小孩中维持纪律而变得声音嘶哑，她把小刀递给约兰达：“这是你的蛋糕，悠悠，你决定。”

通往山脚的路只有两辆小汽车那么宽，每到拐角处，约兰达都遵照嘱咐放慢车速，按响喇叭。刚刚拐过一个不好拐的转角，那边有座小圣坛，圣母玛利亚被三个混凝土做成的十字架围着，而十字架已被近日的雨水冲洗得发白。

她把达特桑汽车开到路边，享受着自抵达这个岛后独自一人的时光。每次家族聚会或外出都由某位慷慨的舅妈包揽，她们介绍某个地方的风景时就像在舞台表演一样，以为这样能赢得外甥女的赞赏。

周遭都是山，郁郁葱葱一片浓绿，天空异常明亮。微风拂过

棕榈树，树枝沙沙作响，犹如人窃窃私语。山边这处或那处升起了袅袅炊烟——一个多米尼加村民和他的家人独自生活在这里。这些就是她这些年来不知不觉错过的。约兰达静静地站在那里，确定自己从来就不觉得美国是自己的家，从不。

第一次听到引擎声时，她以为是自己的车忘了熄火，但那声音越来越大，仿佛整个引擎就要散架了。后来她听到一群男人的声音。她迅速坐进车里，锁上车门，把车开到路上，抱住身体右侧。

一辆公共汽车从拐角处颠簸着驶来挡住了她的视线。汽车冒着尾气，司机不断按响喇叭且在致敬且在提醒。这是一辆旧军用车，车身的军用名字用颜色不搭的涂漆粉刷过了。车上的乘客到了最后一刻才看见约兰达，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男人们把头伸到窗外，发出嘘声，大声叫喊，并把瓶子伸出窗来招呼她。约兰达加快速度把他们甩在后面，噪音小且加满油的达特桑轻而易举地爬上了蜿蜒的高速公路。

汽车的收音机受到静电干扰，发出隐约而又模糊的声音，像是陷入一场车祸，在喊救命。用英语还是西班牙语？她心想。露辛达家聚会的前一天晚上她遇见了一位诗人，那人说不管一个人把自己的母语忘到什么程度，一旦陷入某种强烈的情感之中，就会开始用母语说话。他给约兰达举了一些例子，然后直视她的双眼问：你喜欢用哪种语言？

山上开始出现平坦地段，路变宽了，左右都有了小道。约兰达开始留意番石榴。木制的小摊位上堆了许多约兰达多年不见的水果：黄中带粉的芒果，罗望子的荚渗出不少果汁，小腰果用绳子串起来以防磨烂。还有一长条一长条的肉挂在肉摊上，苍蝇围

着肉嗡嗡乱飞。很难相信电台评论员一直谈论的贫穷。这里看起来物品丰盛，除了番石榴什么都有。

过了小摊之后，约兰达来到一个大宅子前，它就像她们在首都的家一样。一堵混凝土筑成的高墙，约五百米长。一个保安站在铁门后面的岗位上——透过爬满花的铁门栏杆看去——像被关入一座诡异而又富丽堂皇的监狱。他身后是树荫下的车道，然后是一栋三层的农家别墅，房子四周都是宽敞的阳台。门口停了辆巧克力色的奔驰。也许车主人是为了躲避城里的是非而跑到农村的别墅来了。他们也许是约兰达家族的亲戚呢。十几个有钱人家之间多次通婚，因此族谱里有很多的家族姓氏是重合的。事实上，她的舅妈们给了她一张列有各位舅舅、姨妈、表弟、表妹名字的清单，这样她就可以顺道拜访他们了。每个名字旁边都详尽地写着约兰达必须记住的各个亲戚的情况：那个亲戚有四季豆形状的游泳池，这个亲戚长得胖，那个呢，曾经当过大使。约兰达离开大宅前把名单收进了汽车仪表盘旁边的储物箱。她自己能行。

一个小村庄展现在眼前——第一座房子皱巴巴的锡皮屋顶上有几个波浪起伏的字：**阿尔塔米拉**。路的两边也有几座房子。阿尔塔米拉是约兰达小憩的地方，之后她将朝山下开，据说那山坡陡峭而且有点危险（她的舅妈们则警告说是“非常”危险），下坡路通往海岸。约兰达在一家小酒馆前停了车。这家店的屋顶是用茅草盖成的，下面有一些柱子支撑，地面是一层混凝土，房子正中间有一张长的野餐桌，一群苍蝇在桌子上方飞来飞去。

在店中间的一根柱子上钉着一张泛黄的海报，是棕榈橄榄油香皂的广告。一个金发女郎正尽情享受沁人心脾的沐浴，她头